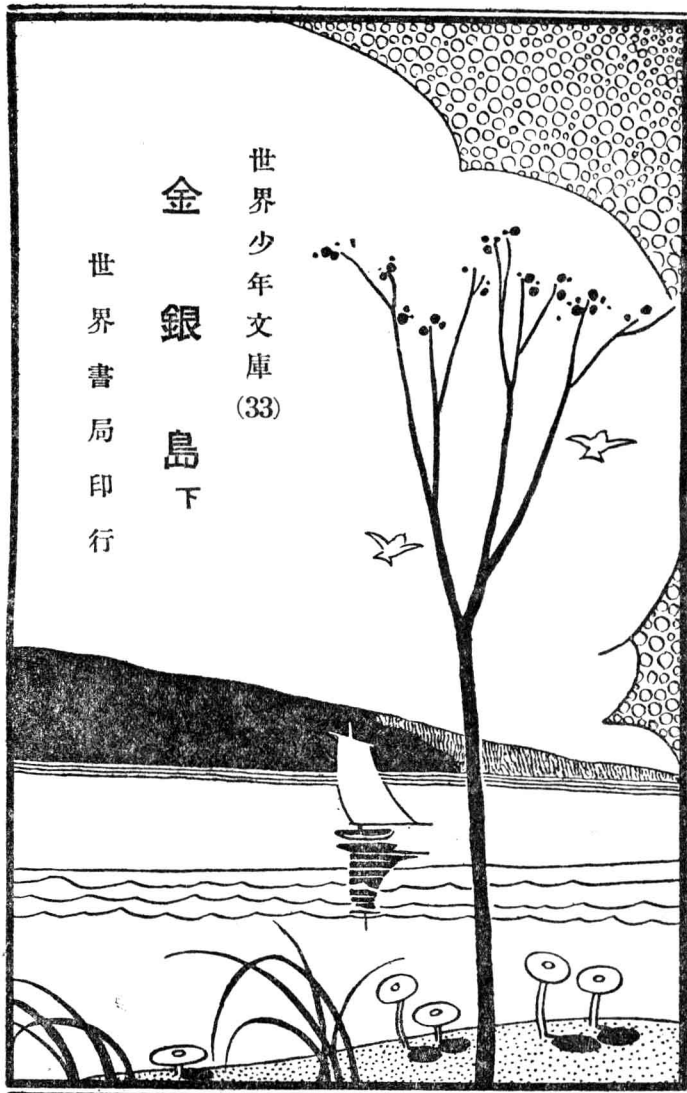


金銀島

世界少年文庫 (33)

金銀島下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

金

銀

島 (全二冊)

(每部定價銀一元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原 著 者	史 蒂 芬 孫
譯 者	丁 留 餘
出 版 者	世 界 書 局
印 刷 者	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
鑒上各
省海
世 界 書 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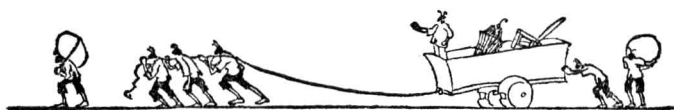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編 木寨

第十六章 醫生續述的故事：棄船的始末

那兩隻小艇離開希斯帕諾號向島岸去的時候，大約是一點半鐘——照航海術語說，就是三點鐘。註一。船長，紳士和我（指醫生以下同）在房艙中商議事情。如果那時有點風，我們就去襲擊那留在船上的六個叛徒，解纜而駛入海中了。不過，那時沒有風，並且罕特又下來報告說，哲姆霍金斯也溜入小艇，和其餘的人一同上岸，因此更使我們一蹶不振。

我們從來不疑心到哲姆霍金斯；不過我們却耽心他的生命的安全。哲姆竟和這些壞傢伙一起同行，那末我們能否再見這個童子，似乎還難以預料呢。我們跑到甲板上，柏油正在夾板縫裏湧起來；那地方的觸鼻的惡臭，幾乎使我生病；如果有人從嗅覺



而得了熱病和痢疾，那一定是在這可厭的碇泊處傳染來的。那六個叛徒，正坐在前甲板的船艙下，口裏忽罵着。對岸靠近小河入海的地方，我們看見幾隻纜住的小艇，每艇裏各坐着一人，其中有一個口裏哼着「力力布勒路」註二。

等待是一件焦心的事；所以決定和罕特和我坐小舢板登岸去探聽消息。小艇是靠右首停的，罕特和我却逕向圖上木寨的方向直駛過去。那兩個留着看守小艇的人，望見我們前去，似乎露出匆遽的樣子；「力力布勒路」是停止不唱了，我看見他們倆似在商量他們應取的步驟。如果他們跑去報告了薛爾福，那末一切的結果也許和現在不同了。但是照我看來，他們已經奉到過命令，所以決計安靜地坐在原地方，又高聲唱着「力力布勒路」。

島岸有一處略略突出的地方，我就駕着舢板，使那個突出的地方隔在我們的舢板和他們的小艇之間；到了我們登岸時，已經不見小艇的蹤跡。我跳出舢板，照我的能力，像奔跑似地向前急走。帽子下圍了一塊大絲巾，以禦風寒，手裏握住一對實彈的手



槍，以備不虞。

我走不上一百碼路，就到了木寨。

木寨的情形大約如下：一個小丘的頂上湧出一流清泉。在這小丘之上，圍住清泉的地方，他們搭了一座堅固的木屋，在危急時足以容留二十餘人，四壁挖着放槍的眼。在木屋的四周，他們闢了一塊廣闊的空地，並且築着一道六呎高的木柵，沒有門也沒有入口。這木柵築得非常堅固，非費一點工夫和力氣，是拉牠不倒的。並且木柵極疏闊，圍攻的人不能藉此來掩護的。木屋裏的人，却處處望得見敵人的，站在裏面，以逸待勞，可以把敵人像鷗鵠似的掃射。他們所需要的，只是小心的守護，和充足的糧食。因為要是沒有出奇的襲擊，他們竟可以佔據木寨，來抵抗一團軍隊呢。

特別引起我的注意的，是那個噴泉。因為我們在希斯帕諾拉號的房艙裏，雖然佔着很好的地位，有充足的火藥和軍器，各種食物和美酒，不過缺少了一樣東西——就是我們沒有飲水。我正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忽聞一個將死者的哀聲，傳過島上。我對於

猝然的橫死，並非是第一次遇到——我曾經在昆布蘭公爵殿下註三處服務過，又曾在封特納一役，註四受了重傷——但此時我的心臟，却跳動不已。我最初浮起的思想，就是「哲姆霍金斯死了。」

不過，我畢竟是從過軍的，尤其是做醫生的。我們的工作既一刻也不能遷延，所以我立刻下了決心，毫不遲疑地趕到島岸跳下舢板。

幸而罕特是個好划手，我們在海西飛駛而過，不久舢板靠近帆船，我就跳上去。

我看見他們都是手足失措，這是當然的事。紳士面白如紙，坐在那裏，想到他使我們受的禍害，唉，這位好好先生在六個普通水手中，有一個面色也比紳士好不了多少。「這就是一個初次就水手職的人，」斯摩勒特船長向他點頭說道：「當他聽見那裏號聲時，醫生，他幾乎昏暈了，現在只要再指導他一下，那個人就會加入我們這方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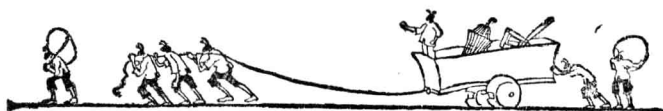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了船長，我們二人就商定了實行這個計劃的詳細步驟。

我們命勒德刺司守在房艙和前甲板之間的長廊裏，拿了三四支實彈的手銃，和





第十圖 船長紳士正在和我談話



一塊盾牌墊，以資防禦。罕特把小艇划過來，守在船尾小窗下。裘司和我們則把火藥箱、手銃、餅乾袋、豬肉桶、白蘭地，和我的無價之寶的藥箱，全裝到舢板裏去。

同時紳士和船長，留守在甲板上，船長喚住了艇長，因為他是船上六個謀叛者的首領。

「罕次先生，」他說道：「我們現在兩人身邊，各帶着一對手槍，你們六個人不論是誰，敢傳達什麼信號，就取他性命。」

他們都很驚惶，大家約略商量以後，都突然跑到下艙房升降口，無疑地要想從後面來襲擊我們。可是他們看見勒德刺司在船裏的望樓防守着，他們立刻轉向後船走去，一個頭又從甲板上伸出來。

「狗，下去，」船長喊道。

頭又縮下去了，在這片時之內，我們不再聽見這六個膽小的海員的聲息。

在這時候，我們把所有的東西迅速地儘量地裝到舢板裏，瓊司和我，從船尾的窗



口爬出去，於是我們盡力划槳，再向島上進發。

這再度的登岸，很引起岸上守望者的注意，「力力布勒路」又停住了。正在我們划到那個突出的地方望不見他們的時候，其中有一個突然上陸不見了。我本想變更我的計劃，毀壞他們的小艇，可是我恐怕薛爾福和其他叛變的人，也許就在左近，因為過分的企圖，或者反把全部的計劃都失敗了。

不久我們就在和先前同樣的地方上了岸，把舢板裏的東西搬入木寨裏。第一次是三個人一同去的，大家都背了很重的東西，搬去放在木柵旁邊。然後留着瓊司去看守這些東西——只有一個人，不過他有六支手銃——罕特和我回到舢板裏，又背了一次。於是我們連氣也不喘一口地來來去去，直至把所有的東西完全藏好。留着兩個僕人在木寨裏看守着，而我則竭全力划槳回到希斯帕諾拉號。

我們第二次冒險去裝載一船的物品，似乎更顯得勇敢。當然他們的優點在人衆，我們却在槍械之利。岸上的人一個也沒有佩着手銃，在他們未衝進槍彈所及的防線

以內，我們可以自誇，至少能够打到他們六七個人哩。

紳士正在船尾小窗口等候我們，先前頹唐的樣子已完全沒有了。他握住船頭的繩索，緊緊地綁住。於是我們開始把我們生命所關的東西，裝到舢板裏去，如豬肉、火藥、和餅乾等貨物。紳士、勒德刺司、和船長各人只帶着一支手銃和一柄短刀。其餘的火藥和軍器，都拋入兩尋半深的海水裏。所以在日光下，我們能够看見這種光亮的鋼質軍器，在下邊清澄多砂的海底上，照耀着發光。

這時候正開始退潮，帆船繞着鐵錨周轉地動盪着。在兩艘小艇的方向，微微聽得有呼喊的聲音；雖則這聲音使我們深信瓊司和罕特的方向，還在東邊，却警告我們應該速即划開。

勒得刺司從長廊退出來，跳入舢板，這時我們已把舢板划到船舵附近的地方，以便斯摩勒得船長躍下來。

「噲，你們聽見我的話嗎？」他說道。





前甲板上沒有人回答。

「噲，亞伯拉罕 格雷，我是對你說啊。」

仍舊沒有回答。

「格雷，斯摩勒特船長說道，把聲音略提些。」我是快要離開這船了，我命令你跟你的船長去。我知道你實在是一個好人，我敢說你們中沒有一個是像他外表這種壞的。我現在拿好一隻錶，我等你三十秒鐘，限你跟我去。」

於是靜寂了一會。

「來啊，」我的好夥計，船長繼續地說道，「不要遲疑不前，我是每一秒鐘，却在拚着我的性命，和這幾位先生們的性命呢。」

然後，突然起了一陣格鬥和一種襲擊聲，亞伯拉罕 格雷猛然奔出來，面頰上帶了一條刀痕，係一隻狗聽了獵笛似地，跑到船長身邊。

「我跟你去了，先生，」他說道。



接着他和船長跳下舢板，我們遂盡力駕駛，飛速前進。我們已離開了本船，不過還沒有上陸跑進木寨裏呢！

註一 從前航海記時，從十二點，四點，八點起，每隔半小時，鳴鐘一下。例如十二點半，一下鐘；一點，二下鐘；四點，八下鐘；四點半，又是一下鐘；五點，二下鐘是。

註二 力布勒路的調子是 Henry Parcell 所製，其後 Lord Wharton 填

調成曲，以譏刺英王詹姆士二世（一六三三——一七〇一）。

註三 昆布蘭公爵名威廉奧古斯德是英王喬治二世（一七二一——一七六五）最幼子。

註四 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，英軍由昆布蘭公爵統率與法國戰於比利時之封特訥，英軍敗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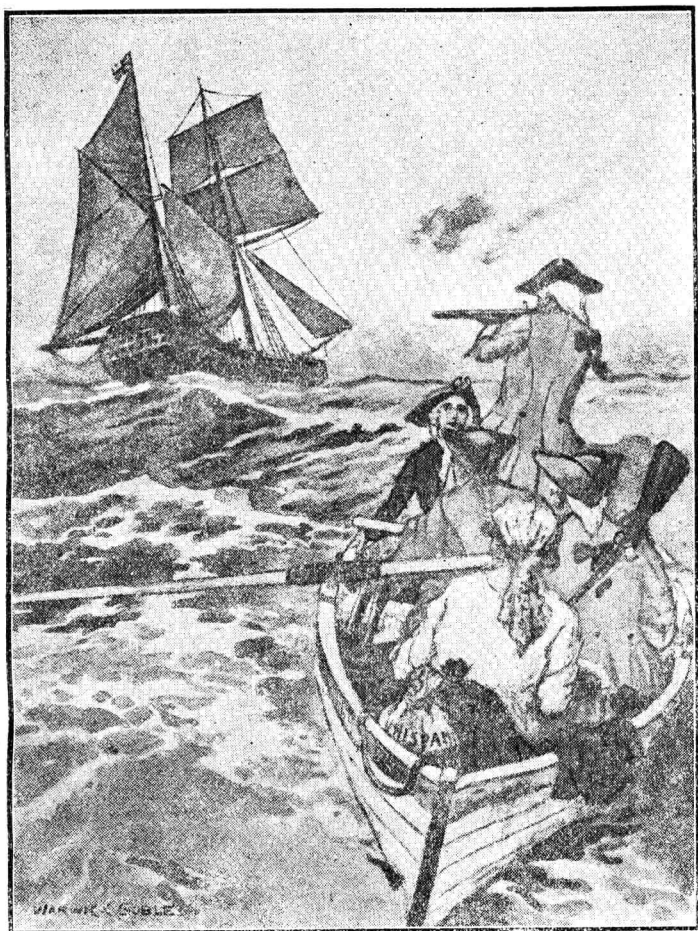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七章 醫生續述的故事：舢板最後的航行

這第五次乘舢板的航行，和其餘幾次完全不同。第一，我們所乘的那隻松香般的小船，已是載得過重了。五個成年人，其中三個——特勒羅尼勒得刺司和船長——都身長逾六呎，早已超出她所能載負的重量了。此外還得加上火藥，豬肉，和麵包袋，船舷已向船尾沒落，致與水面接近，屢次有少量的海水潑進船來。划不上百來碼路，我的袴子和外套的底邊，都被浸濕了。

船長把我們在船上的座位安排勻稱，於是我們才使這舢板略平穩了些，然而我們仍連氣都不敢透一口。

第二，這時候正在退潮——一流猛勢的波浪，經過了灣口，向西流去。然後又從我們早上到過的海峽邊，往南流向大洋中去。即使微弱的波浪，也對於我們這載負過重的船，很有危險。但是，最危險的，是被河流所沖逐，致不能向正路行駛，而把我們和小岬



第十圖 舢板最後一次的航行



後的適當的上岸地點，隔離太遠了。如果我們聽任河流的冲逐，那末我們一定要在靠近敵人的小艇旁邊上岸。那裏，海盜們是立刻可以來襲擊的。

「我不能够使船頭轉向木寨呀！」我對船長說道。我是在把舵，他和勒得刺司二個生力軍，是在划槳。「潮水還是把她冲開去，你能更用點力來划嗎？」

「如果你不願讓舢板沈沒，」他說道：「你必得支持，——直至你看見船已趁着風爲止。」

我照此試着由試驗，知道潮水是把我們冲向西邊去，必待我把船頭轉向正東，或則轉到與我們所欲去的航路成直角的方向。

「照這個樣子，我們永遠也不能上岸了，」我說道。

「假使這是我們可走的唯一的航路，先生，那末我們只好走一條路了。」船長回答道。「我們應該逆流而上，你想，」他繼續說道：「如果我們一遇到上陸地的逆風，那末我們很難說，在那裏上岸，並且被敵人小艇所襲，也說不定呢！反過來說，我們這樣地

划過去，這潮流一定會漸漸減弱，到那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沿海岸划回來了。」

「這潮流已經減弱了，」格雷說道，他是坐在船首的，「你划起來就覺得省力一點呢。」

「謝你，夥計，」我說道。好像沒有發生過事情似的。因為我們大家都已決定，把他像我們自己人一樣地看待了。

突然船長又發言了，我覺得他的聲音又點異樣。

「大礮！」他說道。

「我也曾想到那個東西，」我說道，因為我以為他是在想到木寨的被礮轟擊。「他們決不能把大礮搬上岸來，即使上岸，他們也決不能把牠推過森林。」

「你看後艙啊，醫生，」說道。

我們完全忘記了那個九斤礮了；我們真吃了一驚，只見那五個惡徒都在礮旁匆忙着，卸去礮身的套子；這種套子在航海時，罩在礮外，稱為防水布。不僅如此，同時我的

